

使密子公花

全 著

南文艺出版社

“花花公子”密使

“花花公子”密使

周 全著

责任编辑：颜家文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，98,280 印张，4.5 印数，1——51,000

书号，10456·106 定价，0.82元

新书目：86——9

目 录

一、出发之前

- 一个难猜的谜..... (1)
- 难忘乐土..... (7)
- 两份加急电报..... (12)
- 让大哥来圆梦吧..... (15)
- 兜圈子的“朋友”..... (21)
- 校长的最后决定..... (26)

二、周旋敌穴

- 迈开第一步..... (33)
- “祸从口出”之后..... (41)
- 一山又一山..... (47)
- 检阅前的风波..... (55)
- 检阅后的恶浪..... (59)
- 一浪更比一浪险..... (64)

三、巧处魔

- 在绝望..... (71)
- 神秘使者的故事..... (76)
- 热闹的客厅里..... (82)
- 汪老太婆的火气..... (88)
- “骂人计”的破产..... (93)
- 这个省长能当么..... (101)

四、决战前后

- 神秘使者的消息.....(110)
- 不露痕迹的妙策.....(113)
- 又一次险情.....(120)
- 本来就是为了它嘛.....(125)
- “信用”，多少钱一斤.....(130)
- 福将还是福将.....(135)

一、出发之前

一个难猜的谜

一九四〇年的香港中秋之夜，显得异乎寻常的嘈杂、闷热、纷乱和无聊，连月亮都显得昏淡淡、灰暗暗地……

在闹市区跑马地龙潜台一号，坐落着一幢两层楼的小别墅，这是抗日派将领唐生智的私宅。平日大门紧闭，冷火秋烟。这几日，忽然热闹起来。因为，三天之前，一架中央银行运钞票的道格拉斯飞机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刻，将唐生智的四弟唐生明，连同他的老婆、孩子、奶妈一起，从桂林悄悄地运来了香港，住进了这家久无人居的楼房。

一时间，惊动了许多新客旧友，至爱亲朋，人们都来向他讯问内地的消息，打听今后的行踪，探询时局的变化……

然而，唐生明却一笑置之，无可奉告。

此刻，他一个人坐在别墅的阳台顶上，望着那从海水里突然涌出来的一轮圆月，痴痴地发呆，默默地出神。他时而四脚朝天，仿佛瘫倒在那把摇摇晃晃的靠椅上，一声也不吭；时而又双臂抱膝，活象一只虾公似地萎缩一团，一动也不动。

这年，他虽然刚满三十四岁，但论军衔，则已经是国民政府堂堂的陆军中將了。加上生得魁梧富态，一表人材，双眼灵气，含而不露。因此常常获得上司的器重，朋友的夸赞，特别

是赢得名门闺秀的称羨，博得艺苑名葩的青睐。他的这次突然来港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和惊疑：因为，时值抗战年头，国难时期，应该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老幼，都得共同抗倭，一致对外。而这位年青力壮的将军，却不去前线带兵，浴血奋战；也不去后方留守，克尽军职。既不开赴那缅甸丛林参加远征军；又不蹲在那峨眉山上观赏持久战。而是偷偷摸摸、神神秘秘地偕妻携眷、拖儿带崽来到香港，究欲何往？意欲何为呢？

尤其令人费解的是：这几日他绝口不谈国事，只谈私事，放出空气，要到上海住家。而且已经打好船票，明天一早，就要搭乘塔夫脱总统号邮轮，离开香港，到上海去哩！

这就更使人纳闷了。这时候的上海和南京，已经是敌寇的地盘，汉奸的巢穴。他，唐生明，一个大名鼎鼎的抗战派的大人物的同胞兄弟，难道要去投靠汪精卫，卖身求荣充当汉奸么？想当年，他大哥唐生智临危受命，挺身而出，誓守南京。虽然未能守住，大败而回，但其志可嘉，其情也是可谅的。因为，那时的唐生智，已经拉了一个多月的痢疾，瘦成了皮包骨头。觉得自己反正是阎王老子快要勾簿的人了，与其寻常床笫死，不如马革裹尸还。因此，他也真的打算与南京共存亡。后来，由于蒋介石已经下达了撤退的命令，不退不行，非退不可，他才在参谋长周斓和左右亲信的力劝之下，弃阵而归。说也危险，还是卧病在牛车上，被马弁从死尸堆中拖出来、背出来的哩！可是，如此坚决抗敌的大哥，又怎么会容忍这样一个软骨头的四弟呢？

人们猜不透这个谜，不知道这个葫芦里究竟是卖的什么药？

此时此刻的唐生明，他自己也糊里糊涂，弄不清楚，不晓

得这一葫芦药，究竟将是个什么味？

“唉！……”他坐着坐着，摇着摇着，突然叹了一口气说，“真是莫名其妙，真是悖时又倒灶呵！”

一会儿，他那美丽而温存的妻子徐来，也寻到阳台上来了。这是一位与胡蝶同代的电影明星，天生的一付圆圆的脸蛋，一双大大的眼睛，一口糯米牙，一对小酒窝。这位标准的“东方美人”，几个月前，做梦也没有想到要跟着这位悖时老四来这儿，还曾经大吵大闹地赖着不肯一路走。因为，她跟唐生明虽然结婚才四、五年，却已有了一对可爱的儿女。大的是个妹子，叫仁葳；小的是个奶崽，叫仁巍。而如今，葳也好，巍也好，都要跟着悖时爹娘一起去悖时，去危乎其危了。

“唉！……”唐生明见爱妻上来，生怕她又寻事觅缝，胡吵瞎吵。于是，连忙防范，故意装出一副可怜相，重重地又叹了一口气。这无非是让妻子知道，自己已经是心如火燎，你就不要再来火上加油了。

其实，徐来此刻，并非来吵嘴，而是来求同存异的。她端了一盘特别上乘的广东月饼，让老四尝尝。中秋之夜嘛，还能不和丈夫坐在一起同吃个团圆月饼，还能不图个动身之前的和气生财、出行大吉么？

讲起吃，唐生明劲就上来了，气也不叹了。他是一个世家出身的公子哥儿，从小就没亏过吃。这时候，他自然当仁不让了，既图大吉、又图大吃嘛。

“呃，这月饼好吃得很嘛，哪里搞来的？”唐生明边吃边问，看样子好象还想问个出处，再搞点来带到上海去吃哩！

“戴笠的人送来的，”徐来淡淡地回答说，“还送来了五千块钱港币，前几天送的五千还没有用，今天又送来了，这一回，他

们真大方，是想买我们的命哩！”

“这……”唐生明沉吟了一下，但转念一想后，说，“莫管它，收了再说，吃了再讲。去，把奶妈和两个小把戏也喊来，我们一起吃。”

“嗯。”徐来应声去了。

奶妈还没有来，徐来的秘书张素贞却先来了。这位张秘书比唐生明夫妇要小很多岁，是一位正在妙龄的时髦女郎。生得高大匀称，美艳丰腴。只可惜牙齿有点点“暴”，鼻子有点点尖，虽然无伤大雅，但究竟美中不足。因此，几年前，她和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混了一段时期，也就缘尽分手了。戴笠把她派到唐家，也是便于和唐生明取得联系。

因为，唐生明虽然不是军统局的人，却与戴笠私交甚厚。北伐时，军统局初建，经费时感拮据，戴笠总是恳请唐生明去找宋子文要钱。

为什么他老四有这份面子？这也是沾了他大哥的光。因为，当时蒋介石要依靠唐生智来指挥北伐大军，所以对唐生明就特别地器重，给他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找了一个最好的连队，让他当插班生学军事。连长就是曾经救过蒋介石命的陈赓同志。

按规定，每个连长只能有一个勤务兵，学生一律不准有下人服侍。但蒋校长却破例地给陈赓配两个勤务兵，其中一个就是“明随陈连长，暗侍唐同学”的。

当时，蒋介石在黄埔校园海滨，有一只白色游艇，平日谁也不敢去坐，连教育长方鼎英都不敢轻易问津，而唐同学却可以随便去坐坐玩玩。因此，人们都知道他是个特殊学生，连宋子文、孔祥熙都肯买他的账。

当时，戴笠是黄埔第六期学生，自然也就拍上了他的大屁股。而这位唐同学是个放荡不羁的人，讲话牙齿不关风，时常惹祸犯讳，也很需要这位后来的“盖世太保”戴老板的包涵包涵、掩盖掩盖。这样，二人相互关照，自然成了好友。因此，张素贞也就成了唐家的上宾，加上她能说会道，有些才气，更是唐生明不可缺少的军师和十分得力的帮手。

这时，张秘书并不是来帮忙吃月饼的，她带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此人生得高高瘦瘦，黑黑黢黢，是军统局上海区区长，名叫陈恭澍。他这次从上海潜回香港述职，向戴笠的人诉说他在敌占区的艰难苦楚，乞求声援。他听说唐生明将去上海，便询问是何意向？但在香港的戴笠的人也不知其详，难以奉告。由于他认识张素贞，加上前不久，张素贞又去了一趟上海，于是，死缠活赖地硬要张素贞带他来会一会唐四先生，想摸一摸底，闻一闻这葫芦里的药味。

“哈哈……我有什么意向？”唐生明对这位特务头目却不愿透露真情，只是敷衍地说着那几句现话：“我不过想去上海图个安静，图个快活。”

“你到上海之后，准备做生意吗？”陈恭澍却穷追直问，而且，两只眼一直盯住唐生明那圆圆的大脸，想从他那变化莫测的面部表情中，窥测出个究竟来。

“什么事都不准备做，也不愿意做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这时，徐来引着奶妈和小把戏都来了。她也笑笑咧咧地不露真言，大大方方地请客人吃月饼。这位不速之客一无所获，只好起身告辞了。

他前脚一走，后脚又跟进来一位。他是这次张素贞从上海

带回来的一名随从“马弁”，是帮助她下力气干粗活的。此时唐生明一门妇幼，很需要这样一个力士。但是，他们谁也没有想到：此人竟是汪伪政权特工部派来的密探。

从张素贞一到上海放空气说唐生明想回上海那天起，就引起了汪精卫的特工部部长李士群的密切注意。于是，李不露痕迹地精心安排了这样一位随从，随张素贞来到了唐家。

这位密探当然是想千方百计弄清楚：唐生明此番去沪的真实动机。但是，几天来，他什么也没打听到。唐生明家人从上到下，众口一辞，连奶妈都只晓得是到上海过闹热年去的，连小仁蕙也说是到上海逛“大世界”去的，这一老一少，并不是有心保密，而实实在在不知道：去上海还会有什么别的目的？

唐生明一视同仁，连连劝奶妈、力士都和自己一样，大口大口地吃月饼，莫装斯文，莫讲客气。

夜深了，这位汪伪特务和刚才那位蒋家特务一样，也一无所获地告辞休息去了。徐来和奶妈，一人抱一个小把戏，也睡去了。

阳台上，又只剩下唐生明一个人四脚朝天地躺在那靠椅上摇摇晃晃。

这时，时钟已经当当地响了四下，快天亮了。张秘书忽然又引进来一位“稀客”。

唐生明定睛一看，大吃一惊。真没有料到来人竟是赫赫有名的杜月笙。这位“曾昔上海闻人，今作港埠寄客”的大角色，深夜造访，也是来询问唐老四的行踪的。

“哎呀，什么风把您老人家吹来了！”唐生明连忙让坐，亲手奉茶，笑咪咪地问道。

“老四呀！你这位张秘书对我也守口如瓶。刚才我问她，她竟滴水不漏。你究竟在这个时候去上海干什么，怎么连我也要瞒住呢？我还有的是人在上海，你就不指望我们保护了？嗯！？”杜月笙瞪大眼睛咄咄逼人地问。

“这……”唐生明犹豫起来了。他知道，别人可瞒，这位老人无论如何是瞒不得，也瞒不住的。去上海，不指望他的支持，也是寸步难行的。

于是，他示意张素贞下楼梯口去观风，自己就一五一十、原原本本将情况和盘托出了。

当鸡叫三遍时，杜月笙终于弄清了唐生明这次经港去沪的真实起因和来龙去脉……

难 忘 乐 土

讲来讲去，唐生明去沪起因，还真的是为了玩哩，当然也不全是为了玩。

在这之前，他只在家乡湖南一个小小的常德城里当一个常桃警备司令。以他的身份和军衔，确实是大材小用了。不过，值此国难时期、粥少僧多的情况下，能有这么一个美差，也就很不容易了。这还是当时省政府主席张治中，看在他大哥的面子上，才特意给他留下的位子哩？

一天，在常桃警备司令部那间小小的会客厅里，唐生明属下的稽查处处长沈醉，这位少年得志、才华横溢的年轻特务，愤愤不平地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说：“季公，这真是太委屈你了。”

沈醉为什么称唐生明叫季公？因为，唐氏同胞兄弟四人，

按孟、仲、叔、季和潇、资、沅、澧依次取号，大哥唐生智号孟潇，二哥唐生仁号仲资，三哥唐生毅号叔沅，他唐生明即号季澧。沈醉年纪比他小，资格没他老，又是直属下级，自然要尊他一声“季公”了。

最初，这样叫时，他还很不习惯，以为是把他喊作济公和尚，而他是不喜欢和尚的，因为和尚要吃斋，不吃肉，那无论如何也是办不到的。

“苍海，”唐生明也亲昵地叫着沈醉的别号说，“不要这么说，我倒并不在乎这个官大官小。官当大了，还难得劳空神，倒不如随便挂个闲差散职，落个清闲自在。现在，令我伤脑筋的是，这儿太不好玩了，太没意思了。”

本来嘛，讲起玩，那是他的特长。从小时候起，他就常常玩得忘记吃饭，忘记睡觉，忘记上学。因为他是娘老子的满崽，长得又十分象耶老子，所以从小就被耶和娘当作一个宝，看作一口气，一块心头肉，一颗掌上珠。他是家中的冲天霸主，村子里的混世魔王，上得天，下得地。闹得新鲜，厌得出奇。人家说：“七岁八岁逗狗嫌。”他还只有四五岁，就提前进入了讨厌期，是人都厌他，但是，娘老子喜欢，别人又岂奈他何。

别人都奈他不何，只有大哥整得他住。因为他比大哥小十六岁，讲力气，打不赢；想告状，讲不赢。大哥长得象娘，娘老子也喜欢大哥。大哥还是属虎的，他只是属蛇的。龙才能跟虎斗，你蛇看见老虎还能不怕么？有时候，大哥生气了，把他的头按在澡盆子里吃洗脚水，他也只好含着眼泪吞几口。

后来，娘老子看他实在玩得太没有名堂了，也学着大哥一样，把他狠狠地打一餐。用那又臭又长的裹脚布把他绑在长板

凳上，拿起撩刷丫子打屁股，打得他哇哇大哭，哗哗大叫。但打完叫完，又是现北瓜，又是照玩不误、照玩不减。而且，打多了，打惯了，也不觉得什么痛了，只是觉得屁股似乎打扁了一点，打大了一点。

唉，这样一个好玩成性的花花公子，如今要他到这样一个湖城山县来，一没有西餐馆，二没有跳舞厅，三没有“大世界”，四没有跑马场，又如何过得惯、熬得住呢？

他不适应，他的夫人徐来还更不适应哩！这位曾经红极一时的影坛女星，做梦也没想到会到这个只有肚脐大的小口岸来受活罪。

这时，徐来和张素贞气喘喘、汗淋淋地从门外走进来了，他们俩刚在城外溜了一会儿马，一进厅就往太师椅上一躺，说：“真冒昧，真无卿，真厌烦！”

“怎么啦！？比不上上海跑马场？”唐生明连忙递茶，亲切地问。

“唉！”徐来吃了一口茶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老四呀，你真是个常逃司令，从上海逃到长沙了，就不该再从长沙到这儿来。”“不能这样讲，从长沙到常德并不是逃嘛，而是我自愿跟酆悌对调的，是我主动让他去接任我那个长沙警备司令的。你不晓得，在省政府鼻子底下的官不好当哩，事情又多，又怄气，更没一点空闲时间陪您出去玩。”唐生明在自己爱妻面前，脾气照例是非常温顺的，语气也照例是十分柔和的。

“徐来姐，你就莫错怪生明兄了。”张素贞接着说，“其实，常德这地方也蛮不错嘛，沅江两岸的沙子里不是可以淘出金刚石来吗？古往今来，老百姓说它是‘小南京’哩！”

“哼，这里能叫小南京，那长沙就可以叫小上海啦。”

“小上海被大火烧光了，现在成了一片废墟，刚才接到消息，当局为了缓慰舆情，已经将警备司令酆悌、警察局长文重孚、保安团长徐昆三个人枪毙了！”沈醉不胜惋惜地说。

“哎呀！”张素贞吓得目瞪口呆，好半天才说：“徐来姐，要是生明兄不和酆司令对调，只怕也当了替死鬼哩！”

“这……”徐来一想，不觉也毛骨悚然，感到可怕。

“哈哈……我怎么会当替死鬼？算八字的讲我命大福大，是一员福将。好比《岳飞传》里的牛皋，《薛家将》里的程咬金，凡事都会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，死不了的，你们尽管放一百二十个心。”

“你把自己比做程咬金，把你大哥又比做什么呢？”张素贞打趣地问。

“他呀，好比薛仁贵，北伐时期担任前敌总指挥，从湖南打到河南，比薛仁贵还要骁勇，只可惜后来功劳被人家抢去了。本来嘛，朝中无二贵，有了张仕贵，就没有薛仁贵了！”

这时，徐来悄悄地在唐生明屁股上拧了一把，他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，这个张仕贵不正是说的蒋委员长吗？在两个外人面前说出这种话来，传扬出去，这还了得么？

这时，可真把徐来的汗都急出来了……她紧张极了，这天晚上她把唐生明埋怨了一个通宵。

“你这张嘴巴讲的一句老话就是：‘委员长是特级上将，我唐老四是特级福将。’咳！你小老四怎么可以跟人家大老蒋比官比级、平起平坐呢？就算你是个福将吧，是打不死的程咬金也好，是骂不死的老牛皋也行，这还无关紧要，干不该万不该，就不该再把大哥和老蒋比什么这个贵那个贵了，如今普天之下，莫非蒋家势力，哪个比得上他委员长贵呢？大哥曾经三次

反蒋，三次都以失败告终，难道还不想死了这颗心么？何必还要去与人家争高争低，比贵比贱呢？”“嗯。”唐生明只好迷迷糊糊地听着，应着，不以为然。

徐来又数落说：“你这张嘴巴也太不知轻重了。经常向人吹嘘，‘我唐老四不光是委员长的学生，还是汪院长的学生，还是毛泽东的学生哩！’人家都知道，既然在黄埔读过第四期，当然听过蒋校长和汪教官的课，不足为奇。如今国共虽然合作，实际仍然貌合神离，你又何必把当过毛泽东的学生也抖漏出来呢？那是二十年前，你还才十一、二岁的时候，是你耶老子唐承绪当湖南省实业公司长的时候，听说第一师范有个附小，就和大哥一起，带着你去直接找了附小主事毛润之先生，恳请他费力劳神。他白天晚上，都带着你上课、读书，还带着同睡一张行军床。而你这位厌货却实在对不住人，半晚上，要是毛先生忘记喊你起来小便的话，你就干脆不客气地把尿厕在床铺上，使毛先生伤脑筋。你要吹牛皮，可以，但这尿炕的事情，有什么值得吹嘘的呢？跟毛先生同床的事，讲得好就好，讲得不好，一顶红帽子带到脑门上，还不知道脑袋几时会掉哩！你一个委员长的学生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人家张学良是委员长的把兄弟哩，还不是喊关就关，关到如今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么？”

“算了，我要小解去了，你莫讲了。”唐生明厌烦地说。

等唐生明转来，徐来又忍不住讲开了：“你还不光张起这把嘴巴讲，有时还真干。可不是么？你就亲口对我说过多次：民国十六年共产党秋收暴动前夕，你担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团长，在这个团第一营营长陈赓的策动下，在大哥的默许下，亲自将三百多条“汉阳棒”步枪，送到了文家市。农军们还为你开了欢迎大会哩！自后，你还多次掩护、医治过共产党的重要

干部，从戴笠手中保释过一些进步人物。”

这时，唐生明眯着眼睛解释说：“是的，人家问过我，那个时候，你就看出共产党会得势？就唯愿他们胜利么？我还是那句话，王八蛋就唯愿他们胜利，我是糊里糊涂干的。”

“你是糊涂，又不糊涂。为什么人家都没干，偏你干呢？”徐来说还在埋怨着。

“陈赓要干，我未必不肯？我从小爱看《三国志》，喜欢关云长讲义气，我觉得共产党也好、国民党也好，我都不参加。为人在世，我就讲个人情。”

“唉！人情人情，要丢性命。人家老蒋宁可错杀三千，不可放走一个。就说不杀你，只办你一个赤犯嫌疑，你受得了么？你还能这样自由自在，花天酒地，吃喝玩乐、逍遥快活么？”

“这……”唐生明这回不做声了，老实了。徐来说一夜，他听不进去，唯独这最后一句，触动了他那根主要神经，就是专司“玩”的那根神经末梢。要是今后玩不成的话，那他就不能不考虑了，就不能不担心了，也不能不害怕了。

他开始担心，自己这些话也常常跟沈醉、张素贞讲过，吹过，他们会不会传扬上去呢？会不会“祸从口出”呢？

两份加急电报

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没有什么动静，唐生明总算放心了。

但是，有一天突然接到戴笠拍来一份加急电报，内容是：

“闻兄有倦勤之意，望将家务安排后，即行来渝，因有要事面商。”